

百折千回

巧手竹编

文/图 海南日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邓积钊



张明勇编织出幼儿摇篮的大样。

在海南屯昌，有一些这样的老人：他们年事已高，却钟情于竹编。经过他们的巧手，单调的竹条可以变成各式物品。这些竹编制品作为生活器皿被人们熟知的同时，也唤醒了人们对竹编艺术的了解和喜爱。

巧手善编多创意

在屯昌县中建农场，80岁的廖焯一生只有一个爱好，而这个爱好他坚持了近70年。

每周廖焯都要找一天清晨，到家后山的竹林里去寻觅合适的竹子。成片的竹林，是廖焯专门种下的，经过雨后滋润蓬勃而发的生长，竹子早已亭亭而

立。选择出竹节足够长的白竹，将竹节劈成仅有一毫米厚、不到半厘米宽的竹条，这就是廖焯所需要的编织专用的竹条了。

进入编织状态的廖焯，眼里就只有那一条条柔软又坚韧的竹条。只见他双手极为灵活地游走在竹条之间，穿、插、钉、套……一条条分散的竹条，很快就在他的组织之下，连成了一片片。

廖焯编织出来的竹制品有箩筐、簸箕、竹篓等日常用品，这解决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个物资匮乏，家里没有用具可用的尴尬。

“那时候的中建农场正是人们大刀阔斧搞建设的时期，很多物资，像生活当中的簸箕、竹筐等生活用具在市面上

是买不到的。”廖焯是广东惠州人，在上世纪50年代作为知青来到中建农场，不曾想，这一来就在中建农场扎了根。刚开始搞建设的中建农场物资十分匮乏，人们的生活用品常常供不应求。可廖焯发现，那些生长在路边的竹子却被人们忽略了它们的价值。

从小学就学习过竹编的廖焯灵机一动，何不自己动手制作？凭借着小时的技法和不断地摸索，廖焯的竹编越编越好，竹子解决了家里无生活器皿的窘境，而他也打心底爱上了竹编。

要说廖焯为什么喜欢竹编？这位8旬老人无法用华丽的辞藻描述出内心的情感，但却在断断续续的交流中向记者传达着一个信念：竹子可伸可屈，正如人的脊梁，能享受到了生活的甜蜜，也能扛得起苦难。

廖焯的老伴告诉记者，一开始她是不喜欢廖焯日日编织的，觉得那“不务正业”、浪费时间。但时间久了，也竟觉得，竹编是一项“磨人”的活：磨出品格、磨出耐性：“不管发生多大的事，老廖总是一副淡定、笑对的态度，他说这是他在编制时的切身感悟。”

最近几年，廖焯不满足于传统的竹编样式，又琢磨着编出了花样儿——用不同颜色的竹条，在竹筐、竹扇、竹匾等竹面上编出字。

“倒是不难编，但想编什么字，要提前想好，布好局，到了哪一步就按照想好的字样编上去。”别看廖焯已经80岁，编起竹子来思路却是再清晰不过。竹编上的那些个“花好月圆”“阖家团圆”“吉祥如意”等字样，正是这位老先生对于生活最简单、也最深沉的希冀。

灵感源于生活

在屯昌县博物馆，一个被摆放规整的容器引起了记者的注意。和不少装饰用的竹编制品不同的是，这个容器呈圆柱形，中间部分比两头突出，头上还设置了一个盖顶，容器上下用竹条反复捆拧在一起制成的竹藤连接，可以背起。整件容器较其它容器相比体积要大不少，能收纳的物品自然也不少。

访问了编织它的南坤镇藤寨村村民张明勇，记者才得知，这个容器海南话中被称为“巩篮”（海南话音译），现在的市面上已经见不到这样的竹编品。

“1930年代的时候，海南十分动荡，我们的土地遭受了日本人、国民党的践踏，民不聊生。每到遇到战事，全村的人都要举家跑路。”今年78岁的张明勇深深记得父亲告诉他的每一个战时逃亡的故事，而巩篮就是当时人们逃跑时，用于收纳被子、衣服等用品的竹筐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人们的生活安定起来，巩篮渐渐失去了它的作用，人们也就不再编织巩篮。随着时光的流逝，巩篮消失在了人们的生活中，张明勇家的巩篮，也因为损坏而丢弃。

编了一辈子竹编的张明勇，去年凭借记忆编制出了第一个巩篮，他希望，这样一个见证历史的竹编制品，应该让更多人熟知。

除了编织巩篮，张明勇还经常接到订单。

“附近几个村庄的人知道我会竹编，会主动找我，让我帮他们编鸡笼、鱼篓、竹筐，甚至还有小孩子的摇篮。”边说这话，张明勇边把编出的大体成型的摇篮拿出来给记者看。至于人们为什么喜欢手工的竹编制品，藤寨村的村民

李阿婆给出了答案。

“竹编出来的物品，空间更大、更结实，用着也更顺手。”李阿婆回忆，年轻的时候，竹编制品非常普遍，就比如捞鱼的鱼篓，也必须得竹子编的，才能把多余的水漏出去，把鱼乘在篓里。相比起现在愈来愈多的塑料制品，竹编才是他们那个年代的承载。

不朽的技艺

“老人们只是传承了竹编的技艺，但他们很少知道，他们传承的也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之一。”屯昌县博物馆馆长唐雄告诉记者，竹编在中华历史中早就存在，并在2008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据考古资料证明，人类开始定居生活后，便从事简单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，所获的米粟和猎取的食物就产生了剩余。为了不时之需，人们学会把食物及饮水存放起来。这时候便就地取材，使用各种石斧、石刀等工具砍来植物的枝条编成筐、筐等器皿。在探索中，人们发现竹子干脆利落，开裂性强，富有弹性和韧性，而且能编易织，坚固耐用。于是，竹子便成了当时器皿编制的主要材料。

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，竹编从普通的生活用具，开始向工艺品的范畴延展，人们学会了在竹制品上增添图案，使得竹编制品的装饰气息越来越浓厚，编织的技法也日渐精湛。

1937年后，在侵华日军的铁蹄下，竹编艺人们放下手中的篾刀从事他业，只有少数艺人流落在破庙旧庵继续这门竹编工艺。

抗日战争胜利以后，中国的竹编工艺逐渐复苏。20世纪50年代以后，竹编艺术开始名正言顺的归口到工艺美术行业，进入了艺术的殿堂。技艺高超的竹编艺人也大量涌现，有的还被评上了“工艺美术师”“高级工艺美术师”的技术职称，还有的获得了“中国工艺美术大师”“中国竹编工艺大师”的荣誉称号。

依托大环境，从去年起，屯昌县在每年的农博会，也都安排了竹编创意比赛环节。虽为比赛，却让人们看到了参赛的老者们对竹编艺术的拿捏，一双双被岁月洗礼而布满了厚茧的手，在触碰到竹条的时候，就像灵魂被召醒一般，变得灵巧极了。

巧手之下，这一项历经千年而不朽的技艺，又获得新生。■



张明勇编织出的“巩篮”。